

龍山夢夜

著 南 蔚 徐 穎 世 王



行 印 店 書 明 開

新刊
宋史
卷之四
太祖本紀
第一

行

帝

子

道

目錄

封面	蘭亭春色	· · · · · ·	却但女士	
題字 (鐸版)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沈玄廬	七
小孩 (三色版)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吳庶五	一三
屏畫 (銅版)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李金髮	一五
序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劉大白	一七
序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陳望道	二七
題詞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柳亞子	三三
題記	· · · · · ·	· · · · · ·	世穎	三五
一	蓮花橋頭送別	· · · · · ·	蔚南	三七

二	蘭亭春色……………	蔣	南	四〇
	蘭亭春色（銅板）……………	却但女士		四二
	蘭亭（照相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		四三
三	若耶谿底神話……………	蔣	南	四六
四	大善寺底塔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五〇
五	被龍山引起的疑團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五四
	從五中師範望龍山望海亭（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張	同光	五五
	望海亭（鐸版）……………	志	彭	五七
六	山陰道上……………	蔣	南	五九
七	快閣底紫籐花……………	蔣	南	六二
	高臥（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却但女士		六五
八	上海與越州……………	世	穎	六八

	九	火災底前後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七一
	十	還我紅豆來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七四
		惡劣的印象（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同	光	七六
	十一	新夢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七八
	十二	初夏的庭院……………	蔚	南	八二
	十三	宿雨敲窗之夜……………	世	穎	八五
	十四	端午節……………	蔚	南	八八
		龍山望海亭（照相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		九〇
		人頭（銅版）……………	朱	應	九一
	十五	深夜胡笳……………	世	穎	九三
	十六	我們快活……………	蔚	南	九六
	十七	香鑪峯上鳥瞰……………	蔚	南	一〇〇

	浴女(銅版)……………	却但女士	一〇二
十八	永興王和大禹……………	蔚南	一〇六
	禹陵(照相銅版)……………		一〇七
	禹廟(照相銅版)……………		一〇九
十九	放生日的東湖……………	世穎	一二二
	東湖(照相銅版)……………		一二四
二十	歸也……………	世穎	一二七
	題字(鋅版)……………	曹級秋女士	一二七
	月光曲(鋅版)……………	傅彥長	一二〇



空白页



作 髻 金 半

空白页

序

1

又向山陰道上行，
千巖萬壑正相迎；
故鄉多少佳山水，
不似西湖浪得名。
若耶溪水迎歸客，
秦望山雲認舊鄰；

雲水光中重洗眼，

似曾相識倍相親。

遮莫四年前，從杭州回到離開已久的故鄉去，在船上偶然胡謔了這兩首七絕。在這兩首七絕裏，似乎我是一個戀念故鄉，謳歌故鄉者；跟平時厭惡故鄉，咒詛故鄉的我，不免有些矛盾。然而我所厭惡，所咒詛的，是故鄉底社會，故鄉底城市；至於故鄉底山水，我是始終戀念着，謳歌着，以爲遠勝於西湖的。『不似西湖浪得名』，我自信是一個確論——雖然也許是一個偏見。但是遊過西湖而『又向山陰道上行』的，不乏其人；大約其中也未始沒有贊同這個偏見的吧。

我對於故鄉底社會，故鄉底城市，以爲正跟故鄉底名產臭腐乳一樣，是霉爛了的；——不但霉爛了，而且被滿身糞穢的逐臭的蒼蠅，遺下了無數蠅卵，孵化成無數毒蛆，把它窟穴而糟蹋得齷齪不堪了的；所以不但厭惡、咒詛，甚而至於駭怕了。因爲厭惡、咒詛而且駭怕，甚而至於十多年來，離開了她，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陰道上行的一念；雖然有那我

所戀念、謳歌，而以爲遠勝西湖的山水，招魂也似地招邀着我。不得已，不得已，萬不得已而必須向霉爛了的、齷齪不堪了的故鄉社會、故鄉城市中一走，真無異受了森羅殿上閻羅天子底判決，被牛頭馬面推入臭穢不堪的沸屎地獄中去。那一次的『又向山陰道上行』，正是佛陀也似地下了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』的決心而有這一行。

我底老家，是在作鑑湖三十六源之一的若耶溪底上游，作龍山正南面屏障的秦望山底南麓，我在這溪流山脈之間，曾經度過二十多年的看雲聽水的生活。因此，故鄉底社會，故鄉底城市，無論怎樣使我厭惡，使我咒詛，甚至使我駭怕；而若耶溪上的水聲，秦望山頭的雲影，總不免常常在十多年來漂泊他鄉的我底夢痕中潺潺地濺着，冉冉地浮着。遠客言歸，佳鄰訪舊，自然跟這夢痕中縈繞着的水侶雲朋，『似曾相識倍相親』而且也只有這夢痕中縈繞着而超然於故鄉社會、故鄉城市之外的水侶雲朋，能跟我『似曾相識倍相親』了。

龍山也是我故鄉名山之一；而且跟秦望山底北面，恰恰是一個正對：從若耶溪下游泛舟而往，不過三十里而遙；故鄉生活的二十多年中，我也曾登臨過多少次；似乎也應該縈繞於我底夢痕中了。然而她是很不幸的。她不幸而長在我所厭惡、咒詛，而且駭怕的故鄉底城市當中，不幸而沈浸在我所厭惡、咒詛，而且駭怕的故鄉底城市底社會底霉爛而且齷齪不堪的空氣當中，她也不免臭腐乳化了。況且，她是一座濯濯然無木——而且幾乎無草——的童山；她底身上，又滿綴着無數土饅頭。這些土饅頭底饅頭餡，（1）又正是臭腐乳也似的社會底一部分分子底朽腐的骸骨。她身上藏垢納污地包含着這許多朽腐骸骨，正彷彿一方臭腐乳上窟穴着無數毒蛆；所以她雖然是一座名山，而差不多已經成了我那腐敗的故鄉社會、故鄉城市底代表物了。這樣的一個腐敗社會、腐敗城市底代表物，也只能給與我以厭惡、咒詛以及駭怕，哪里有戀念、謳歌底可能？哪里有若耶溪水、秦望山雲

也似地『似曾相識倍相親』底可能——即使不幸而有時現出於我底夢痕中。

誇大狂的唐代詩人元稹，曾經說什麼——

我是玉皇香案吏，

謫居猶得住蓬萊；⁽²⁾

仙都難畫亦難書，

暫合登臨不合居；⁽³⁾

把龍山稱爲仙都，比作蓬萊。雖然那時候的越州社會、越州城市，也許未必現在那麼霉爛，那麼齷齪不堪，值得這樣一誇；但是仙都咧，蓬萊咧，已經不過是一種幻覺，把龍山稱爲仙都，比作蓬萊，尤其不過是一種錯覺罷了。也許，因爲我不是什麼玉皇香案吏，沒有那樣的福分，所以可以稱爲仙都，比作蓬萊的龍山，到了我底眼底，也不幸而臭腐乳化了。

在我底夢痕中，臭腐乳化了了的龍山，居然遷地爲良，在我底朋友徐蔚南王新甫兩先生底夢境中，留下了許多美妙的痕迹；並且他倆更用美妙之筆，把這些美妙的夢痕描繪下來，成爲這二十篇龍山夢痕的美妙的小品。雖然他倆所描繪的，不單是龍山，而兼及於那些稽山鏡水；但是龍山畢竟是一個主題。龍山何幸，竟有這樣美妙化的福分呢！

自然，凡人對於客觀的景物的印象，往往因爲主觀底不同而不同；而且異鄉景物，又很能引起遊客們探奇攬勝的雅興，不比『司空見慣』者有因熟而生厭的心情。他倆夢痕中的龍山，美妙如此，不外乎這兩種因緣。所以我對於他倆夢痕中的把龍山美妙化，決不能因爲主觀底不同和我那因熟生厭的偏見而否認它；何況更有他倆美妙之筆，給他增加美妙化呢？

情緒是一種富於感染性的東西，用美妙的文字寫下來的美妙的情緒，尤其富於感

染性，十多年來厭惡、咒詛而且駭怕龍山的我，讀了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，也不免受了他倆美妙的情緒底感染，而引起我在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來了。這一絲夢痕，是關於龍山頂上的望海亭的。望海亭在龍山頂上，而跟它遙遙相對的，在城外北面二十里左右，還有一座梅山頂上的適南亭。這座適南亭，不知什麼時候早經失掉了它上方的棟宇，只剩下了幾條石柱子矗立着。幼年的時候，從我底老家，往嫁在梅山左近的五姑母家去，一路靠着船窗，左右眺望，望見龍山頂上的望海亭以後，不久就會望見這座淨剩了石柱子的適南亭。那時候我底五姑母，曾經告訴我關於這兩座亭子的一段故事。據說：

這兩座亭子，本來都在王母娘娘底蟠桃園裏的。它們都是明珠爲頂，琉璃爲瓦，珊瑚爲椽，翡翠爲梁，白玉爲柱的寶亭。後來齊天大聖孫悟空管了蟠桃園，他因爲偷吃蟠桃，被玉皇大帝降旨查辦，他想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這兩座亭子也偷了走吧。於是從耳孔裏取出金箍棒來，喝一聲變，變成一條長扁擔，把這兩座亭子挑起，

溜出南天門，向下界走來。走到此地，回頭一看，後面許多天兵天將，已經奉了玉皇大帝底旨意，一窺蜂地趕來了。他因爲要抽出金箍棒來，去抵敵那些天兵天將，所以只好把挑着的兩座寶亭，慌忙一放，恰恰放在龍山和梅山底頂上。那些天兵天將，一時捉賊要緊，慌着追趕大聖，也不及奉檢取這兩件賊贓，所以這兩座亭子，至今留在這兩座山上。不過這兩座寶亭，禁不起塵世濁氣薰蒸，經過了不多的時候，那些明珠、琉璃、珊瑚、翡翠、白玉，就漸漸變成凡間的磚瓦木石了。只有梅山頂上，因爲從前有一位仙人梅福，曾經住過，還留着一點仙氣，把濁氣尅化了一點，所以。下截的柱子，雖然已經變了凡間的頑石，而上截的明珠、琉璃、珊瑚、翡翠，還不會變動。然而正因爲不會變動，卻惹起南海龍王底垂涎，不久就派了他部下的龍將，駕起一陣龍風，把那些明珠、琉璃、珊瑚、翡翠，統統搶了去，做他那修理水晶宮的材料去了。這就是龍山頂上的望海亭，至今完好，而梅山頂上的適南亭，卻只剩下幾條石柱子的緣故。

我那時候已經從父親底書櫃裏偷看過西遊記，很羨慕齊天大聖孫悟空底爲人。聽了這一段西遊記所不載的軼話，一面覺得很有趣，一面還埋冤那西遊記底作者，爲什麼不把它一併記在書裏，所以至今還牢記着，成了我兒童時代的一絲美妙的夢痕。不過這一絲美妙的夢痕，雖然常常在我底腦海中浮現着，卻一向只是孫悟空中心，而不是龍山中心的。如今被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所感染，引起了我兒時舊夢中的一絲美妙的夢痕，不覺把它底孫悟空中心，移動而龍山中心化了。

向來的龍山，在我底夢痕中，不幸而臭腐乳化，這實在由於我那厭惡故鄉、咒詛故鄉而且駭怕故鄉的主觀的心理所作成。其實，山靈何辜，竟不幸而蒙此不潔呢？如今他倆所寫的美妙的龍山夢痕，使我讀了，竟能把它移入於我底夢痕中，爲龍山解穢；不但我感謝他倆，我那夢痕中的龍山，也是感謝他倆的。

然而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，固然應該感謝；而我卻應該怎樣爲龍山解穢呢？因此，我只有把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，寫了下來，作爲我對於龍山懺悔的聲

香，同時，也作爲我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酬獻的南金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劉大白在江灣。

(1) 古詩『城外多少土饅頭，城中都是饅頭餡。』

(2) 唐元稹以州宅誇白樂天詩。

(3) 唐元稹重誇州宅酬樂天詩。

序

陳望道

我也曾經在龍山之上，望海亭中，見過一個奇異的夢。彷彿有兩個女子，像在畫片上或別的甚麼上，見過極熟的，從山腰那些土饅頭的叢中奔了上來，便把眼睛注視我，互相笑着，推着，說着，好像對我有甚麼譏嘲。我就也笑着問着，從亭中迎上前去。見仍推着，笑着，說着，卻頗可看出了不知要說甚麼，彼此正在相讓。於是我更迎上前去。但那笑臉忽就漸次模糊起來。及到我迎近伊們，只離尺許時，兩臉的笑容忽已化成只有一臉，而那笑容忽又像附在平日素未見過，特種和藹而又神聖的臉上似的。於是我茫然了，好像以後就在那笑容底旁邊站着，又好像曾經同走，又好像就在亭柱間的那橫欄上並坐了。但又像這幾日在菜花間行走時一樣，會有棉軟的春風團團吻我。總之一切我都恍惚的很，模糊的

很，彷彿當時便已理不清晰。在那恍惚模糊之間，那笑臉不知怎地忽又異樣謹嚴起來，和我底視線像是隔有異樣輕白的一重紗，有紫色的輝光繚繞其間。我底頭不由地俯下；我底視線不由地隨着頭底俯下，漸次在伊身上移動。經過了看見鼻翼底開闔，雙唇底顫動，終於夢見了那胸口劇烈的起伏。其時我們底手似乎已相握着；我便更加握緊了伊底手，凝視那劇烈的起伏間伊，

『怎麼了說好罷？』

不聞答語，而那起伏更劇烈了。

『說罷，說罷！如是我底不是，罵也不要緊的；儘管說罷！』

依舊不聞答語，却見全身震動，隨即將頭緩緩地俯向胸口，同時聽到一種細到幾乎不可聽聞，卻又異樣清晰，似乎從極高極遠的天空中傳來的微聲，緩慢斷續地說：

『你知道……：我是不願……：不願男子求婚的……：反而……：現在我就——』

話未說完，便見有一種強光漫天一閃，不知怎麼又像浮在西湖湖心，見那雷峯古塔突然

坍倒，有女子笑着說着，從從容容從塔底出來。而我却就帶了一身冷汗，醒在山間。望海亭總算依舊還在，只不知何時已走上來了三頭羊，很潔白的，在亭畔牛糞散撒着的處所連連叫着。圍住龍山的，依舊還是一大半圓古風的灰色屋頂——這便是所謂越州城了。那兩座古塔和兩根工廠底煙囪，似乎格外有着精神；高度自然仍在山腰的那些土饅頭之下。一條蜿蜒的城牆，一邊傍着流水，在那許多的屋頂間穿插着。

越州是久已聞名的，但親領那自然底默示和那社會底明教，却只是前年春夏間的事。那年的春夏間，三昧先生還在阿拉中間作評論，不曾被人排擠了，煦帖先生亦還在龍山左右，興高彩烈地作畫，而王世穎、徐蔚南諸先生又正在揮灑他們靈妙輕快的筆墨，寫我靈肉眷戀的龍山。他們有文有詩有畫，把那糞坑之多爲天下冠的兩個名處也竟鬧成有些飄飄了。加之巨們又來引動我，於是我這在上海洋場上被機械的工作運轉得倦極了的，也便動了越州的游興。

這次爲要先訪三昧等幾位朋友，就從阿拉一面前進。在阿拉地方，除出受了些浸淫了花露的手帕所不能抵禦的照例的臭氣而外，總算見到了幾種的大變遷：第一，三年前課程表上有『選（不是選字，不要誤排）輯』的，那時已沒有了；第二，學生作文，老師批了『傳觀』二字貼在觀摩處，最後有老師底改筆，『可不戒哉，不可戒哉』等警句的，那時也沒有了；而第三，在功德林的素食館中，那時已見浙江軍官散有黃皮冊子戒殺勸善，儼若太平將要到了人間了。我們於是半帶高興地大笑。

第二日，三昧伴了我，過有『黃絹幼婦』故事的曹娥，坐船上越州去。曹娥著名的蚊子，那時還沒有租界上綁票樣的出沒，我們也不必捐助脂膏，做了蚊子底血肉。雖然不捐些血肉做那土著底嘴臉，便會陷入地網。我們在船上只見各式各樣的墳頭，尖頭的，長方的，圓桶狀的，泥的，磚的，石板的，數目之多委實過於活人底房子，不過小些，儘在田間房傍，歪歪斜斜地攤着。由這些墳頭，我便想起了南京雨花臺底日本人底火葬場。隨又想起了臭三昧說，『紹興有三臭，而糞不與焉。』所謂三臭，據說都是食物。

可是『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』——越州別一方面的面目終於窺見了，它却石山可以讓我們玩着攀登，却有橋可以讓我們在夕陽已下明月將升的時來談故事，却有河上的箱房供給畫材，也有河上的篷船做我們底別墅！它於滿地的墳頭，滿桌的臭菜，無盡的糞坑無盡的牌坊之外的確別有使人眷戀難忘的處所。我們每當看膩了打官司樣的方臉，聽膩了打官司樣的閒話時，往往聚了同伴整天躲入那廉價的臨時別墅，買了一角錢的瓜子花生隨意嚼着，大家輪講故事，却教船家搖往有不測的深潭，有嚇人的崇巖處，無拘無束地嘗那取之無盡的崇高幽深味。除了南京底燕子磯外，杭州蘇州上海等處實無類似的勝地。

但越州人底方臉圓話，却多數都像蘭亭底流觴曲水底不自然。每當我們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諸多朋友出門尋訪自然時，覺得和那自然底崇高幽深對比的，總是那現實的人事底渺小。學生演了一本戀愛的歷史劇，議員便要查辦，報紙便要攻擊，也只有那樣的渺小纔做得出來。看見一男一女走過，滿街的眼彈便都向它瞄準，也只有那樣的渺小纔

做得出來。

所以我們底腦中常割然地現出了兩個系統：一是自然，一是人事；一是高巖深潭，一是方臉圓話，滿地的墳頭，滿桌的臭菜，以至無盡的糞坑，無盡的牌坊；兩者截然的分裂，成爲愛和惡底對象，無法使它們相調和。我們酷愛那崇高的自然，同時也痛惡那卑污的人事！我們酷愛那自然造成的諸多崇高的人物，同時也痛惡那卑污的人境養成的諸多的地痞，流氓，惡棍！不絕地有不可調和的迎拒，不絕地有不可調和的喜怒！要沉沉入夢，也無從；要飄飄若仙，也無從！

但那一日，我和慕暉先生們伴煦帖先生出去作畫時，從那些土饅頭叢中走上，竟在那里得了那樣奇異的一個夢。我不知它是越州底自然造成的呢？還是越州底人事造成的？還是沉沉的越州經過世穎，蔚南，煦帖諸友飄飄的描寫，這纔造成的？

我至今就在病中也不能忘記那眷戀的龍山，因爲它曾使我們得了眷戀的夢。

十五年，四月，十日至十二日，病中斷斷續續寫成。

小影烏然愁寂算一日三秋况是三句约風雨中有
媒一角惱人只恁天公恁 因甚心情容易錯見
也尋常去便思量着睡鴨香銷寒夢覺半
床鶯被渾向却

蘇南因龍山夢痕出板叫龍吟於越南可
是我此調不彈久矣保平舊詞是我夢
痕之石過和蘇南同床并夢龍了說一
度也以此交卷

五子

空白页

一九二四年春，我和蔚南同客紹興，我們倆底臥室緊貼着。每夜必抱膝長談，每談必至深夜；直到燈昏人倦，然後各自尋夢去。長日工作，也沒有時間可以給自已用。他偶然有興，便寫幾篇抒情述景的小品，題上『龍山夢痕』字樣。弁言上他這樣說：

『漂泊在越州已八九月，耳中聽到的故事，目中看到的景色，雖已不少，然都已成陳跡，不復紀念。偶在夢中，重現一二，究非廬山真面目了；夢已無憑，而又以着跡的文字來抒寫，自然更是模糊影響的了。雖然，這一痕春夢，能留在紙上已是萬幸了。』

題意已是顯然，用不到我來訓話了。同客他鄉，他有夢，我何嘗沒有呢？於是我也拿了我底夢痕，收入這龍山夢痕裏了。我們相繼發表了二十篇，暑假返棹，夢痕便終於此別時，我們相約，如果有餘夢可尋，我們將用龍山夢痕之餘來做題目。然而人事粟六，轉瞬嚴冬了，着跡的文字，終於沒有抒寫出來，幾時纔好償宿願呢？

今天這裏臘雪盈野，倚欄凝視，一片平蕪盡成白色，把穢垢的心房，濾得瑩徹透明，

祇有那黏附着的愁絲，却無法洗滌。無聊地重讀夢痕，宛如舊雨重逢，悲喜交集；料想今日底龍山，披上這縞素的衣衫，當另有一種媚人的風姿了。追慕往事，拋書憮然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，臘雪下盡時，世穎記。

蓮花橋頭送別

蔚南

我還記得這是一個星期六底晚上，我吃過晚飯之後，正在準備送胡君趁船到杭州去。

胡君到這裏來不過三個月，我和他底交情實在不配說是很深；我和他都是偶然到這個豆乳公司來做店員罷了。因為我們兩人是同鄉，所以每天營業完了之後，他時常到我房間裏來談談天，遇到休業的日子，我們倆便一塊兒到野外去散步。他底性情和趣味和我底很相近，於是二人總算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。他在公司住了三個月，覺得生活非常乾燥，而且同事間又極隔膜，便向公司辭了職，預備到河南養牛場去做事了。他給我說他一定要走時，我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，因為我覺得公司中可做我伴侶的極少，如今

他一走，我不知將增加多少寂寞。但是他已決定走了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！

胡君和我並肩走着，以外，還有兩位同事跟在我們後面，一路談笑着，終於緩緩地走到了蓮花橋了。

蓮花橋是胡君要趁船的埠頭。這是一座石橋，橫架在一條污穢不堪的小河上面，橋上兩邊各有二尺餘高的石欄，倒很清潔。

胡君站在橋頭，等候舟子搬運他底行李到來。

同來的兩個人都在和胡君說話，說那臨別時應說的話，什麼同事祇有三月，現在就要分別了……別後時常通信等一類話，似乎都含點惜別的意思。這時，我一個人坐在橋欄上，望着那瀉在水面的月光，心中空虛得很，似乎先前一肚皮的思想，於今都沒有了；不過那月光怪陰慘的，引起我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惆悵。我想到別離這件事是平常之極，他們何必談那憂傷的話呢？但一轉念間，想到自己出門的時候了：天沒有亮就起身去趁早班輪船，妻子送我到門口時，我對伊說：『過了六個月後再會罷。』伊也極簡單地說：『再

會罷。」我就向前走了。商店還沒有開門，街上行人也沒有，祇有我一個人踽踽獨行，走到離家很遠的轉角處，我回頭一望，見我底妻還站在門口瞭望着我。那時我底心猝然亂跳起來，自己想何苦別離呢，但不得不別離呀……別離底滋味畢竟酸楚的。想到這兒，我底一雙眼睛，不覺注視着河中的小船了。這船立刻要載了胡君去了……

行李到齊了，胡君下船，同事們又都向他說了許多惜別的話；我呢，總像沒有什麼話可講，祇對他說一句『再會罷。』

船已開了，人已去了，我和同事們回去。他們兩人很熱鬧地談笑着走，我俯着頭靜悄悄跟在他們底後面。

二 蘭亭春色

蔚南

豆乳公司底新經理袁老班的確是一個十分風雅的人。營業餘暇，每喜到田野間去散步，欣賞那鄉村底美景。清明節前三四天，他又勸我們伴他去遊蘭亭了。去年楓葉初紅時，我曾和三四友人到過蘭亭的。舊地重遊，祇有令人惆悵，心上並沒有興味再去；可是掃袁老班底興，也是不大好的，那麼答應他同去罷。

袁老班與我真濃，他不但約我們男店員同遊，並且又約了四位女店員同去。

一艘中號烏篷船滿滿地載了十多人，船中的空氣自然和去年遊時不同：在粗暴洪亮的談笑中，時時夾着些宛轉柔媚的聲音，有如春天底傍晚，一羣麻雀吱吱喳喳地吵鬧，有幾頭黃鶯兒却在綠葉叢中唱着晚曲一般。假使這個譬喻是確切的，那麼，我們這一班



却 但 女 士 作

男子是麻雀，那女郎則是黃鶯了。

春景的美麗真是無限，船前遠遠近近的一團蒼藍的山崗，還籠着一抹淡雲，雲上閃着了嬌柔無力的春陽，美麗得不讓醉酒的小姑娘，田畝間盡是菜花，綠的葉，黃的花，將一片單調的大地裝成錦繡。多情的輕風，尤可人意，將那澹薄的花香吹來陣陣，令人陶醉。那清澈的河水故意嬌癡地將岸上的桃花倩影，一一抱在懷裏，情蜜蜜地不肯分離。然而頑皮的鴨子却也故意嬌癡，任性微逐那水底桃花。

如此春光，怎能不令人欣喜也無怪哀

老班底遊春興濃了。

船停處，尙離蘭亭七八里，却有驢兒可雇，騎驢是我最歡喜的一件玩意兒，我便和三個同伴各乘一驢前去。只可惜那驢子走的非常遲緩，——呀！錯了，幸而驢子走的遲緩，道旁春色，盡收眼底。

蘭亭面前有一條澗水，寬有丈餘，深不盈尺，我們騎着驢兒渡過去的時候，深恐兩足沒水，將身子前俯，雙足向後提起；但，一不留意，身子一墜，一足踏着水面，急忙提起，清冽的水已沒入鞵中，然而我們并不懊惱，反而覺得冰冷的有味。

人家雖說這蘭亭是爲了乾隆南巡時特意造的，真的蘭亭遺址是在那邊山裏。但是假蘭亭亦未嘗不清靜，茂林雖然沒有，修竹却是有的。一踏進門，就見秀竹千竿，亭亭玉立；紅山茶和碧桃花也正盛開，人說紅的映着綠的，不大雅緻，然也自有一種美趣。最令人生厭的，倒是流觴亭前的「曲水」了。我們沒有到過蘭亭之前，不知「曲水」是怎樣「曲」法，以爲一定是很自然的，很幽雅的；誰知人工亂疊成的幾行石子，灌着點水，便算「曲水」了。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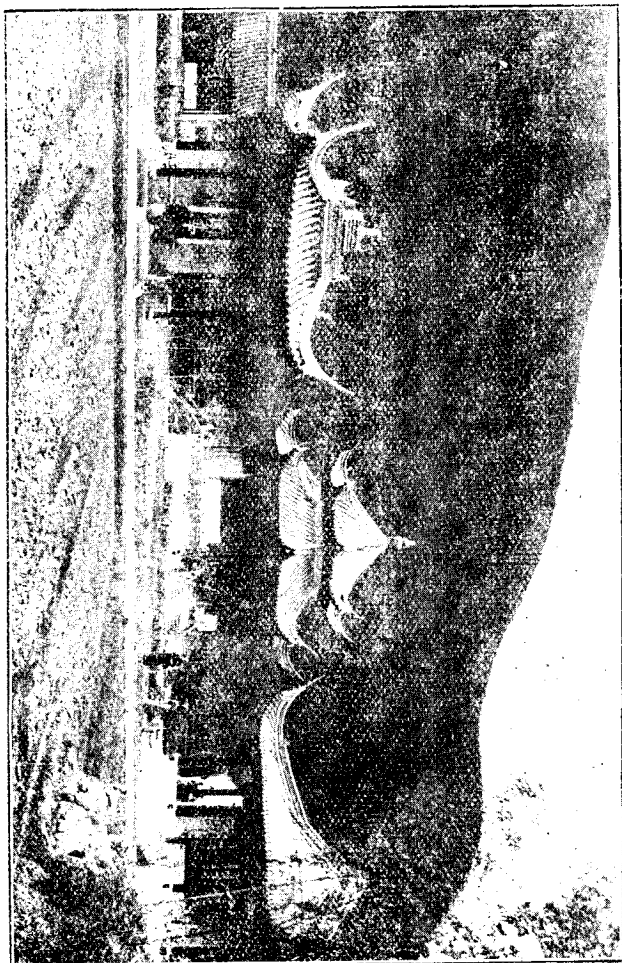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壹

繡亭左右擺華亭，墨華亭後是一座廳堂，堂中供着玉皇軍底神位，牆壁間挂着幾付對聯。其中一副，我去年來時就中意，深記在腦中，今日重見，頓時生了一種愁緒。原來聯語是：

「此地似曾遊，想當年列座流觴，未嘗無我。」

仙絲疑道：「問異日重來修禊，能否逢君？」

到開封去救牛的胡君呀！在上海漂泊的張君呀！去年你們和我到這兒來時不是屢屢諷誦這付對聯，唸到下半聯不是回頭向我點首作問詢的樣子嗎？呀！果然今日我重來此地竟已不能逢着等了。今日和我同來的諸君呀，你們不要重諷誦這付對聯了，免得異日重來時的傷心！

我剛纔來時的一團興致，如今看見了這付對聯，便煙消雲散了，滿肚子祇是憂悶，人家熱鬧地談笑，我只是勉強附和罷了。

忽忽一覺，已是下午四時，肚子餓了，吃過點心便回去。

回去時，有兩個女店員也乘了驢子，伊們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後方，伊們在驢上的姿態，

雄偉而又窈窕，我們一路談笑着，不知不覺間已到了船邊。

一次來回，我們雖然沒有費多大的氣力，但都有一點兒倦意：到了船中，大家都靜悄悄地不聲不響了多時。天晚了，烏篷船裡却没有預備燈燭，祇有任那黑暗充塞了船中。

女郎們因為無聊，互相和着唱起美妙的歌詞來了。那軟軟的歌聲將我底心兒溶化了！溶化在黑暗的和平裡……

三 若耶谿底神話

蔚南

『當你愁悶的時候，當你蜷居斗室感到孤寂的時候，當你在熱鬧場中覺得厭煩的時候，你到郊外去散了一回步，你便能解除一切煩惱了。』這種經驗之談，的確有真實的地方。因為郊外的天地，不論春夏秋冬，都有自然美。正在你眼前開展，就是一片荒田，無山無水，但一草一木也能使人有無限的欣喜，何況遠山近水，挑紅柳綠的春郊呢！

我遇到孤寂的時候，總想到朋友的話，出去散步，到郊外去散步，果然一切痛苦都免除了。譬如前天，我悶坐了五六小時，爲錄清公司裡的賬目覺得煩悶極了，一到公事畢後，我使一個人向那去城六七里的若耶谿走去。越州城裏，誰都知道穢氣瀰漫，醜態不堪；但城外風景卻很美妙：四圍都是山，縱橫都是水。

若耶溪頭有一帶長堤，面堤的石板寬闊而平穩。石堤兩旁，碧水如鏡，萬靜之中，我一人，在堤上行時，倒影投入湖水，和魚兒一塊兒遊戲。那時水上適有一隻小小的划子載着五頭白鵝，在落日柔光裏緩緩地前去。那雪白的鵝身映着薄薄的斜陽，閃出一種珍奇的色彩，更令人感着微妙。如此美景，真的是『人在鑑中，舟行畫圖』了。

我在堤旁坐下來，眼望着水中映着的雲霞，有的黃金黃的，有的是蔚藍的，有的是白的，還有灰白的，淡青的，千態萬狀，決非畫家能描得出來。這時萬籟無聲，堤上亦無行人，儘我底心魂平安地向美的地方飛，向高的地方飛，向潔的地方飛，飛去，飛去……忽地裏，一頭白鳥從山後飛來，飛到若耶谿前，在天空裏盤旋了一會兒，又緩緩地向遠山飛去了。它底白羽漸漸兒小了，小了，和雲兒底色彩混了，不見了，隱滅了……『啊！天空中的白鳥！他不就是我底心魂嗎？』我腦子裏驀地這樣一閃。

白鳥，白鳥，聯想到白鶴；白鶴，白鶴，聯想到若耶谿底一段神話。

據說射的山底南方有一座白鶴山，山上有無數白鶴，整日在天際飛翔。一個打獵的

神仙所用的器器都是取諸白鶴山上的白鶴的。在後漢時候，這位神仙有一天在路上遊，遊了一回，忽被那打柴的鄭弘拾得了。鄭弘把這枝箭兒在手中玩弄時，忽見一個白髮，白鬚，白眉，白眉的老者來尋覓箭兒。鄭弘是聰明不過的人，他看見這位老者面貌清癯，精神矍鑠，知是仙人，便上前鞠了一躬，將箭兒奉還老者。

老者正當欣喜，向他問道：

『你要我報答你的什麼？』

『啊！我不敢求報……』

『心裏想到什麼，不妨直說呀！』

『唔！我心裏想到那若耶谿風波無常，打柴的人，真是爲難得很。』鄭弘是個打柴的樵夫，所以他特別感到樵夫底困苦，繼續說道：『如果早上遇着北風，樵夫逆風划着小船出去打柴，費力；晚上如吹南風，又逢逆風了，他們回去遲了連夜飯都吃不到，我願若耶谿上早間吹南風，晚上吹北風，那麼我們樵夫便利得多了……』

老者答道：『這是容易的事情，早上吹南風，晚上吹北風就是了。』

老者說完了話，將那枝箭向空中一擲，那枝箭立刻變成一頭白鶴，他便騎上鶴背飛去了。

後來果然若耶溪前，早上總吹着南風，晚上總吹着北風……

但是我前天去時正是晚上，却是吹着南風，難道那位神仙已作古了嗎？這個疑問，一直等到我踏進公司門裏纔拋棄不問。

四

大善寺底塔

世 穎

大善寺底古塔便在公司底斜對面，一眼望去，雖然有屋脊遮住，看不到全身，却還可以有大半看見。據說寺與塔都是梁朝遺跡，一千餘年底古物，在中國不比得羅馬，却也罕見。這座古塔，巔頂突然瘦小，蒼老中帶點威稜的氣概。最好是陰雨底傍晚，我們憑窗看過去，就是一幅「黃絹幼婦」的畫圖。三兩隻飛鷹，盤旋在塔底最高層，徘徊顧盼，灰淡的幾個峯頭，隱現在塔底後面；絲絲的雨，孕着和風，陣陣地緩打着塔尖。這時的古塔，越映出巽鏤的精神來了。

我曾和老於越州掌故的金君，參觀過一次。大善寺雖不脫華嚴璀璨的氣象，可是門外羅列的小販，門內雜居的市肆，把佛門一片乾淨土，由清淨而淪為醜陋了。據金君說，寺

底基地，本來是四面臨水，便是公司前面橫街對面的河岸，也還是寺裏的基地。現在寺底面積，僅進門一片空場，一座大雄寶殿；此外雖有些房屋，却早在門額上掛了某行某店底招紙了。『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』，滄桑之感，在我心中也自然難免。我們進門以後，卽朝北拐一個灣，在塵垢的堆裏亂鑽了一陣，居然找到了所謂『大善塔』了。塔基已略毀，荆棘叢生，礫石散佈，四圍豎起木柵，竟不覺得雄勁的氣概在什麼地方。難道真是『可遠觀而不可褻玩』嗎？建築工程倒不容我們忽視，雖說荒蕪得很，却無形中在穹門牆角間流露出一些夏屋渠渠的本色。

關於古塔一切的掌故，全是金君告訴我的。越州掌故完全不懂的我，聽了自然得勁。從此我知道『大善塔』是梁朝的古蹟了。比我後來的同夥，我每每要這樣倚老賣老地指着遠處的塔尖，對佢們說：

『這是古塔，大善寺底古塔，梁朝底遺物呵！』

這類同樣意思而措辭略有不同的話，至少總說了幾十遍。我自己也不覺暗暗地好

笑，因為除了這座古塔以外，我便沒有其他關於越州的掌故，可以在新同夥面前賣弄了；
在老同夥，更要拿我這幾句話做取笑我的談助。

這一天又是陰雨的天氣，室內靜悄悄地，同夥都出去了。我任意眺望這幅『黃絹幼婦』的圖畫，同時看着當風搖曳的電桿和庭院中的春梧，我便寫了下面的幾句：

『這一座古塔，

這一株梧桐，

這一支電桿——

這一幅錯絲的背景呵！

禿頭的梧桐，

還怪煞春風不早來；

顛巍巍當不住微風細雨的電桿，

是二十世紀時代進化的產品呵！

還是古塔呢，

——矗立雲表，

老當益壯了！

五 被龍山引起的疑團

世 穎

公司便在龍山的對面，憑窗可以瞧見朝北這一面龍山底全景。春天底下，趁着店裏沒事，常邀了幾位同夥，向那岡巒起伏的路上走去。二十分鐘之久，就可以到龍山底頂上。

我們從公司底窗口望龍山，並不高峻，也並不雄勁，在我們看慣了的人是更覺得平常了。可是走上半山，倒也蜿蜒屈曲，紆軫多難，好容易披荆排棘，從南面現出一條大道來。一路石道平鋪，雖不崎嶇，却也滑溜得很。石道並不十分長，頃刻間便走到石道盡處。望海亭已在眼底，此是龍山最高峯了。

我近來胸中頗有一點心領神會的地方，這是以龍山做對象，纔會引起我檢討的動

作光同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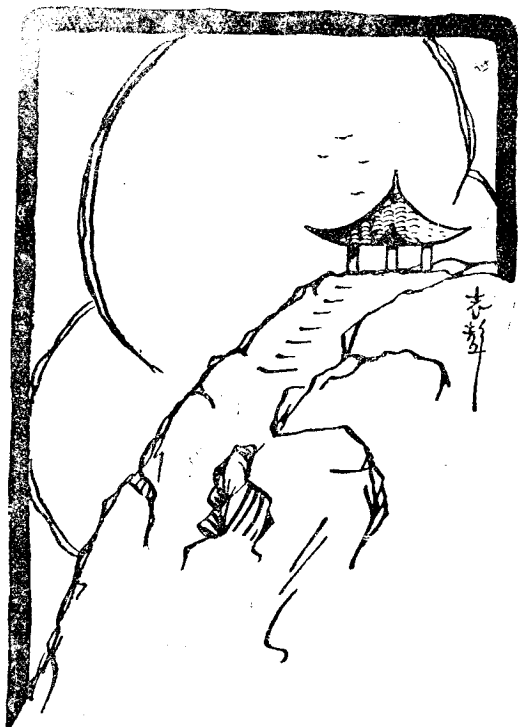


從畫中即覺其可觀也

機。我每次上龍山，有一個問題，總浮現在我底腦子裏，這個問題，近來解決的結果，似乎還不能十分自信。

我們工作的時候，胸窒氣悶，最好的臨時療養法，便是抬起頭來，眺望龍山底頂巔。無論是雨溜山青，還是朝露朦朧，都感到一種自然美；緊張的心胸自然會弛緩起來。這並不能算是一回事：當我們看着望海亭邊幾隻孤鴻，小得像黃雀一樣，或是看幾個人影，凝立着烏瞰全城景色，人體像海外軒渠錄裏底 *Ujapan* 一般小的時候，我們望着佢們，意識或者會有；但對於佢們體積底縮小，絕對不會發生驚訝和奇異。我們總和看平常事物一樣，至多不過覺得佢們是龍山一點飄逸的點綴罷了。

但是當我們直達龍山頂上的望海亭，在四無依傍的空間裏，境界擴大了不少，環顧四週，全城在望。我們遙睇我們公司顧客們進進出出，門庭若市，每每會勾引起「小」底觀念來，覺得佢們小得異樣地有趣。那遠處橫支逸出的小流，與其說它是河道，反不如說他是道淺溝，較爲切當；溝裏的小艇，更是小到不能認識了。全城底房子，節節毗連，像鴿巢



作 彭 志

亭 海 望

一般大小。這時『小』底觀念，特別會引起我心中的注意。

這種經驗，我到一次龍山，立刻會發現這確是值得研究的疑問。爲什麼從公司裏望龍山上的人物和從龍山上鳥瞰下面的人物，一個不會而一個却會引起『小』底觀念來呢？這是一個大謎。經幾次的檢討，暫時假定這個差異是『少見多怪』的緣故。或者是因爲『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』我們受著山靈底秀氣時心是清的，能夠纖細畢露，而一到公司，便受濁氣薰蒸，塞聰蔽明了的緣故，也未可知。我研究的時間不在少數，終於解決不來。

但是，幾次的檢討，無意中却似是而非地參悟到一點哲理，便是人間底隔膜。龍山頂上的人如果看見我，一定是小得很；我在公司裏仰望着龍山上那個看我的人，如果有意地去看，他底體積小的程度，正和他看我一般。其實呢，他和我是一般大小的呵！『易地則皆然！』人間底隔膜，這便是真切的象徵了。

六 山陰道上

蔚南

一條修長的石路，右面盡是田畝，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。隔河是個村莊，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。這條石路，原來就是所謂『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』的山陰道。誠然，『青的山、綠的水、花花世界』。我們在路上行時，望了東又要望西，苦了一雙眼睛。道上很少行人，有時除了農夫白城中歸來，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。我們正愛那清冷，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。道上有個路亭，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，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。路亭底兩壁牆上，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，令人看了發笑。我們穿過路亭，再往前走，走到一座石橋邊，纔停步，不再往前走了，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。

橋下的河水，尤清潔可鑑。它那喃喃的流動聲，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。

下午，一片斜輝，映照河面，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。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，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，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，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，向前遊去。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，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，展開，展開，展到河邊的小草裏，展到河邊的石子上，展到河邊的泥裏……

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，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。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，輕勻的呼吸，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。我還記得那一天，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，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，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，已互相了解，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，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？

遠地裏的山岡，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，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，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，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。橋左旁的山底形式，又自不同，獨立在那邊，黃色裏泛出青綠來。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，似乎太單調了；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。

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，也有一座小山，祇有三四丈高，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，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，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。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，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，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，儘情發洩出來。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，毫沒有一點畏懼，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，做起戲來，我們大笑，我們高叫，呵！多麼活潑，多麼快樂！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。玩得疲乏了，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，臥下來，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。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，一團一團地如棉花，一捲一捲地如波濤，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，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。萬千狀態，無奇不有。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，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，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。

太陽落山了。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，將白雲染成血色，將青山也染成血色。在這血色中，他漸漸向山後落下，忽而變成一個紅球，浮在山腰裏。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，山也暗澹了，雲也暗澹了，樹也暗澹了。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。

蒼茫暮色裏，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，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，我們不得不匆匆回去。

七

快閣底紫籐花

蔚南

細雨濛濛，百無聊賴之時，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籐花，花色早褪了，花香早散了。啊，紫籐花！你真令人憐愛呢。豈僅憐愛你，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——一架白色的紫籐，一架青蓮色的紫籐——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，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？

啊，紫籐花！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；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。

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，離城西南三里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；去歲初秋，我曾經去過了，寒中又重遊一次，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。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，這次去後，情景不同了，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——尤其使人難忘的，便是那園中的兩架

紫藤。

快閣臨湖而建，推窗外望：遠處是一帶青山，近處是隔湖的田畝。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：紅的是紫雲英，綠的是豌豆葉，黃的是油菜花。一片一片互相間着，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。東向叢林中，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，尤有詩意。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。這樣的景色，晴天固然極好，雨天也必神妙。詩人居此，安得不頹放呢？放翁自己說：

『橋如虹，水如空，一葉飄然煙雨中，天教稱放翁。』

是的，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。

閣旁有花園二，一在前，一在後。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，前半是假山，後半鑿小池。池中植荷花；如在夏口，紅蓮白蓮蓋滿一池，自當另有一番風味。池前有春花秋月樓，樓下有過額曰『飛躍處』。此是指池魚言。其實，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魚，要它躍也躍不起來，如何會飛躍呢？

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，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。

自池旁折向北，便是那後花園了。

我們一踏進後花園，便有一架紫藤呈在我們眼前。這架紫藤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，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，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。花心是黃的，花瓣是潔白的，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。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——亂闖闖地飛着。它們是在採蜜嗎？它們是在舞蹈嗎？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？……

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，一羣蜂，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，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，抱着，偎着，臥着，吻着，戲着；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，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，正在奏樂給伊們聽。它們是結戀了。它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。它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，只有戀愛的樂土。

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，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。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，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『鮮美呀！鮮美呀！』他又說：『我理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。』



却但女土作

離開這架白紫藤十幾步，有一圍短短的冬青，繞過冬青，穿過一畦豌豆，又是一架紫籐。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，和那白色的相比，各有美處。但是我個人說，却更愛這青蓮色的，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，便能使我感到一種平和，一種柔婉，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，有如進了夢境。

很奇怪，在這架花上，野蜂竟一隻也沒有。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。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，無怪野蜂散盡了。

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，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。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，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，我俯下看時，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，原來又是一朵。它接連着落下來，落在我們底肩上，落在我們底脚上，落在我們底肩上。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。

猝然『骨碌碌』一聲怪響，我們如夢初醒，四目相向，頗形驚詫。即刻又是『骨碌碌』地響了。

方君說：『這是啄木鳥。』

臨去時，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藤，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。

八 上海與越州

世穎

十年來的『十里洋場，塵囂逐逐』的海上生活，真把我過得頭也痛了，心也蒙了。我對於上海的觀念，由淡薄而厭惡，而嫉恨了。我如果沒有事項牽制我，決不待淡薄……嫉恨，早就跑了。

上海真是個極大的遊戲場！走馬看花，逛個一天半日，固未爲不可；但回得家來，已是頭目有些暈眩。何況把戲場作住房，鎮日地鑼鼓喧天，笙簫達旦，連睡的機會都沒有，還有求精神安慰的可能嗎？

我雖然當不起『老上海』的稱謂，但是十年來上海生活的經驗，至少也可以對上海下個比較平允的判斷，像上面所說的那樣。

人說越州社會上人心澆薄得很，我却以爲未必盡然，在越州，每逢春秋佳日，常常邀幾個朋友，雇一隻船，逛逛本地的名勝，東湖地方，離城有二三十里的水路，船整整地搖了兩個鐘頭，又原樣送我們回來，還伏侍了我們一天，回來以後，我們給舟子一元二角錢，外加酒資兩角，他已口口聲聲地謝了再謝了。

東湖有個陶公洞，三面豎着高越而險峭的石壁，洞口水淺，大船不得入，要換了小船方始進得去。東湖主人曾備下小船，以便遊客，舟子是個十四五歲模樣的孩子，生成一臉和氣和誠實的態度。我們遊完了洞，返到大船上，給他一角錢謝儀，他竟手足無所措，終至於說一聲『不要』，搖着槳去了。這一角小洋，仍舊在我們底手裏，竟無報酬地遊玩了一次。

上海呢，這種娛目賞心的山水，當然祇有愛儂園主人和葉澄衷底子孫這一類人纔有資格享受。即使我們化了不少金錢，總算去遊一次；然而環繞着我們的人，淨是些鑽在錢眼裏的餓鬼，那給小舟子而掉首不要的一角小洋，如果在上海，早就被同樣的舟子搶

了去了，那給他兩角酒錢，而口聲聲謝了又謝的船夫，如果也在上海，恐怕還要惡聲相向，說是嫌少呢！

有一天，我到店裏去買些零星物品，給店夥一角錢，還有五六文可以找回，店夥將五六個小錢很鄭重地交給我了。如果在上海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什種沙壳子，早已不是他們眼裏的計較物，你如向他曬呢，包管你撞了一鼻子灰回來。

我不願多講什麼話，我祇覺得上海與越州，可以劃出顯然的鴻溝來。

九

火災底前後

世穎

一過中秋，秋意就十分闌珊了。『落葉滿階紅不掃』的景象，觸目皆是。街尾幾聲人語，幾聲犬吠，在冷落的夕陽斜照裏，我底心每感着深秋底酸味來。遊子底心，怎地恁般脆嫩呵！

晚上，一般夥友，都各人自掃門前雪，深閉着門，幹各自的工作去了。一間敞大的屋，除了幾本殘書，粟亂地堆着外，便祇有我，在靜黯的燈光底下，曲肱枕着頭，兀是呼吸凝澹的大氣，不但隣婦深長的嘆息，販者高亢的喉聲，聽得真切；便是秋蚊底嗡嗡，鼠子底蹣跚，也一一地辨別得出來。『一室秋燈，一庭風雨，更一聲秋雁，』秋底意味，刻刻在心，癢處搔；我恰似斷魂江邊的秋草，秋越深，心越瘦了。

九時上下，同夥多半到睡鄉裏去尋快夢；歡喜熬夜的，其中也有幾個——這可以從窗外的燈光看得出來。我呢，枕上回憶的滋味，總使我不敢早上床去。

有一夜，正是人靜燈闌的當兒，後巷的鑼聲，突然響起來。這分明是報火警的鑼聲。

中國人總帶幾分不可解的神祕氣。我們單看一面銅鑼罷。戲臺上的鑼，一聽而知爲演劇；耍猴的鑼，一聽而知爲糊猴戲；報警的鑼，一驅而知爲火災。聲音委實沒有兩樣，中國人能夠分別得清清楚楚，這真是神祕萬分了。

我和幾個未睡的同夥，步上東樓，依檻瞧着。只見滿天飛紅，星火迸射，我們底粉牆映得火赤可駭了，火災地點，便在隔岸底一條大路上，所以看得異常分明。呼救聲，鑼聲，警笛聲，屋頂坍塌聲，聽得逼真。火光一陣幽暗，一陣光明，火勢層層逼緊，外面的嘈雜聲也層層擴大。我們都一聲不響，各人欣賞着自己對於祝融偉大的權力！

經火奴底努力，火勢已不似從前這般兇猛。不上片刻，火光已一抑千丈，凌亂的聲音，也祇賸幾聲殘響，似乎在那兒訴說今宵大難已是告一段落了。我們在各自歸寢的途中，

一個同夥這樣說：

『隔岸觀火的確是有意義的，古人真不我欺！』

另一個同夥，回答得最妙：

『好看，今生第一遭！真的是今生第一遭！可惜火還不十分大，時間還不十分久，果真火能大一點，長一點，還要有趣呢！』

『看大放花……隔岸觀火呵呵！被燒的人家，今天睡不安穩了。』這樣一陣沒有秩序的談話後，公司裏漸漸寂靜如死了。

火災底後一日，同夥中又多了一個談助，他們都這樣講：

『隔岸觀火！再來一次給我們瞧個痛快！』

說完以後，總是襯着一陣子狂笑，一陣子鼓掌。

過後，這個希望，也就慢慢地淡忘下來，雖然偶爾還會提及。

十 還我紅豆來

世 穎

元旦下午，公司照例休假，閑坐無事，有人送進一封書來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兩顆紅豆。附一小卡片，上面寫着：『附上紅豆兩顆，做你案上新年底點綴品。』這是我底朋友鄒君送我的元旦禮物。

區區這兩粒相思子，看來倒怪可愛。體積大小和豌豆相髣髴，腹部微扁，顏色鮮紅，光澤膩滑。此豆本生嶺南，江南却不容易看到。過後鄒君對我講，知道這兩顆紅豆，的是江南的產物。他底家鄉，是江蘇江陰，紅豆樹便在那兒。據說這株紅豆樹，祇有半株開花結實，每年收得不多。說也奇怪，若將紅豆移植他方，便不會開花結實。這顆老樹，要算是獨霸江南了。

人說紅豆寄相思，現在是得了物證了。當天晚上，我兀自撫摩着這一雙紅豆，想在裏面尋出些相思底滋味來。我頓憶起溫庭筠底詩：『玲瓏骰子安紅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』呵！紅豆，你真幸運！世界上像你一般鮮紅，一般妍麗的東西，何止千萬。底事你獨會被詩人譜入心聲裏去；幾千年來的有情人，爲什麼都把佢們底『入骨相思』寄托在你底身上呢！別離的情緒，無盡期的相思，永訣的哭訴，斷續的哽咽，你幾千年來也夠受，夠聽了。你底心懷，恐怕未必竟一些不受打動；在四面楚歌裏，或者你會因此心碎了吧！不過，爲美人香草而心碎，爲騷人墨客而心碎，似乎碎也『得其所哉』。不必怨了，你知道你底幸運就在這一點嗎？

這一雙紅豆，在我底案上擺着，究竟有些錯投了娘胎；因爲我實在猜不透這雙紅豆裏面，含有多少令人陶醉的意味！我祇從前人底字裏行間，一知半解地曉得一點模糊影響的字義，此外我絕沒知道紅豆是怎樣一個教人顛倒的尤物了。但朋友底厚誼，是『却之不恭』的，擺在桌上過一夜再說吧！



光同張

隔天早上，紅豆還在桌上，金君來談了一會旁的事。下午，我無意中發現我桌上的一雙紅豆忽然失蹤，原來是金君順手把羊牽了去了。當時我喃喃地說着：『還我紅豆來，還我紅豆來！』繼而一想，這一雙紅豆，可愛是不必說，但是我總不認它比別樣可愛的東西還更可愛。它對於我並沒有大不了的感情，正如我對於它一樣。那麼，這一雙紅豆，還是另找物主的好。況且金君底家庭，是有情人成了眷屬的，他拿了去，寄托點相思，也不辜負這雙紅豆在人世間走一遭了。還我紅豆來，這又何必呢！此時我反爲紅豆慶了。紅豆終至於屬了金君，沒有我底份。我每每想寫信去問金君，究竟紅豆是怎樣可以便寄寓相思。不過他也未必肯告訴我，因爲我或者聽了以後，會伸出手來，對他說：

『還我紅豆來，還我紅豆來！』

十一 新夢

世 穎

盼望了許久的大白先生底舊夢今天居然到手了。在詩人底故鄉讀詩人底詩，境味又是不同。

因了舊夢而頓記起客年的舊夢來，在夢痕裏着些夢痕，本來是可能的，算不得怎麼一回事。舊夢已經多半是難辦了，祇有舊夢裏邊這個『新夢』今天想起來，比較還清楚一點。

我知道舊夢是他底新詩集底名稱，本沒有多久。『舊夢』在我當初看來，却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題目；現在讀了他詩底全豹，詩和題目真是相得益彰了。當時我鬧着玩，預備替我未來的詩假定一個集名，叫做新夢。我最健忘！雖然還是青年，可是除了近的夢還有

點影響外，稍微遠一些的，早就忘個乾淨。這新夢委實是我未來的詩集最適當的名詞。況且，夢境固有不同，其爲夢則一也，人人有舊夢，我自然也不能無夢。舊夢逝了，追不回來；這點新夢，似乎不應該一古腦兒丟掉，全不留一些痕跡罷！新夢呵！一個耐人尋味的題目呵！和舊夢相較，恐怕也當仁不讓吧！

從此以後，新夢底字句，它底格式，它底封面，甚至它底命運，不時在濃睡初醒時恍惚地覺觸着。如是者有許多天。

一天晚上，我便要開始做我新夢底楔子。殘稿安放在抽屜裏，找遍了也沒有，大概被耗子嚙了做窠去了。其中有幾首，心角裏還有一兩句零零落落的：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現在，已不是現在了，

過去的覺悟了。

——也許又重復糊塗了。

情何嘗有網？

有網，

倒好了。

情原是做圓渾的星球——圓渾的，

把人們吸得牢牢地，

再也跳不出吸引線外面去。

事也荒唐，

夢也荒唐，

是詩人底迷惘？

是哲士底幻象？

還是我內在的悲傷？

.....

這些詩是否記得真切，還是疑問，到現在我纔知道，我不是個詩人，自嘆於詩絕緣。一切舊夢新夢，都值不得留，值不得入詩。新夢，這樣的好題目，應該讓詩人用去，我辜負它了。

十二 初夏的庭院

蔚南

這幾日，天氣怪不好，陰雨已三天了，到今朝還沒有放晴。早上無聲無息地下了一場細雨，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；但是過了一小時許，瓦楞上滴瀝滴瀝地響，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。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了晚上，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呢。

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，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，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，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。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，日期，數目一類的統計，現在尤其令人疲倦。

但是今天離端午節祇有十六天，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。

幸而在事務室裏，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，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，可以任意

向窗外望望。

窗外有兩株梧桐，三星期前，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疎疎朗朗的幾許紅葉，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。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。假使在盛夏烈日如火的時候，我坐的一個位置真是清涼仙境呢！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，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，已長得很高了。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，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。梧桐底對面，沿着豆腐作場間底隔壁，有五六株南天竹，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，很伶仃地在顫動。天竹底旁邊還有一顆枇杷樹。這樹却很壯麗的，葉肥枝硬，傲然站立在那邊；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高大，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，除了樹木，本還種着幾株玫瑰，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，如今祇剩得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顛頷的花鬚罷了。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。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，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。雨止時，有二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朵黃花上來回飛舞。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，有時跳到冬青樹

下，隱藏過了身體，然後吱吱吱地叫。

荷花缸裏除去銅錢大的浮萍外，新近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，葉上有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，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。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，雨止了，水面又平靜了。

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，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；算了一會又疲乏了，再去望望那個院子。如此，一刻兒向窗外眺望，一刻兒打算盤，那一厚本的出納簿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了。

十三 宿雨敲窗之夜

世穎

大概明天總會晴了。這幾滴最後的雨聲，或許會帶了我心中的沉悶以去。我却又怕，萬一開豁的心空靈起來，不是更要把我弄得一無着落，懸空八隻腳嗎？我於是不覺對此露雨，有些依依了。

靜夜裏隔窗聽急雨，最難堪也最別致了。我便像個死囚，一間不滿五英尺見方的臥室，我在其中坐守孤城，城外箭弩一枝枝地射來，聲鼓一聲聲地擂着，眼看得一碟危城，頃刻間就要糜爛，我不久也要做敵人底俘虜了。我又像抱有無窮的希望，灰色底塵世經過這番洗滌，必能辨別得出原始的純潔來。破壞的工作做完以後，雨底使命也就完成，其餘創造的事要讓我們來繼續了，這兩重不調和的情感，居然會同時盤踞在我底胸中，一方

而胆怯，一方面又覺得興奮，絕不會起衝突。感謝造物，賜我這樣一個匯納百川的心海！

過後一想，這兩點不同的情感，歸根結蒂，還是殊途同歸，相反相成，都從一個源頭上啓發出來的。這個源頭，便是前途底預測，或者有人會說我是神經過敏了。這話我也承認：我似乎太會想了。前途有什麼可以想的呢！想也徒然，有什麼人能夠斷定他明天底事怎樣呢！我却以為前途生命之籤，固然是要抽到算數的；然而猜謎不但是有趣的工作，還是文人底雅事呢！我還記得，我小時候常會堆着笑臉，央求乳娘，叫伊出『紅燈籠……綠姑娘』一類底謎給我猜。現在有這樣一個大謎，天天在我們底心裏，我們反不去猜，可着實是笑話了。越猜不透的謎，越是意味深濃。人生本來是猜謎過日子的，我們不猜，未免太放棄權利了。猜猜何妨，神經過敏又何妨！下一小時底謎，明天底謎，明年底謎，永遠的將來底謎，有這樣許多花團錦簇的謎，我們正好推敲這無限的好題目呵！我們幸而猜中了，我們便像小時候猜中了謎一樣，落得領受人們底幾句恭維；不幸而猜不中，也無所用其面紅耳赤，謎語本來是難猜的，猜中與猜不中，究竟關係小得很，我們猜就是了。

猜謎的工作，委實是有趣。不相信我話的人，經過幾番嘗試，包管你會感到興味。宇宙之大謎，最有意義的當兒，是在提出以後，實現以前。我們冀求我們底答案是對的，我們覺得這個謎語是值得一猜的，我們更希望謎後面再跟上一個謎來。一到實現，有的猜中了，有的便猜不中，謎底價值也已經上了定命論底流水簿上去，移挪不得了，希望也變成事實了；正如好戲場子緊湊，看得正在出神，忽然從上面落下一塊幕來，看客心裏的乏味，可想而知了。不過這一層倒還不用杞憂，謎舞臺上的幕，是永久不會落下來。

大家猜吧，猜這些猜不盡的謎，這些光怪陸離莊嚴談諧的謎！不然，日子真難熬過去呵！你們不信嗎？猜猜何妨，神經過敏又何妨！

十四 端午節

蔚南

龍山最出風頭的一天要算端午節了。平日開它孤單單地站立在那邊，祇有在早上或晚間，有幾個牧童牽着牛羊，或二三個無聊的青年，在山巔上逍遙。

今天是端午節。我早上起身的時候，推開窗子向外一望，聽見對面龍山底望海亭前添了幾個涼棚，祇剩四根柱子一個屋頂的亭子，如今四周築起『人的牆壁』來了。有一聯串的人從東面的路上如結婚底行列一般向山上走來，到了山巔又都去圍在亭子底四周了；少數的人登上左面沒有亭子的峯上，呆呆地在瞭望四野。繼而許多人下山去了，但上山的人仍一聯串一聯串地上來。有幾個穿着白衣衫的人一竄一跳地跑到那顆唯一的冬青樹下去，我推想這或許是洋學堂裏的學生，因為我在街上常看見學生們都已穿

着雪白漂亮的學生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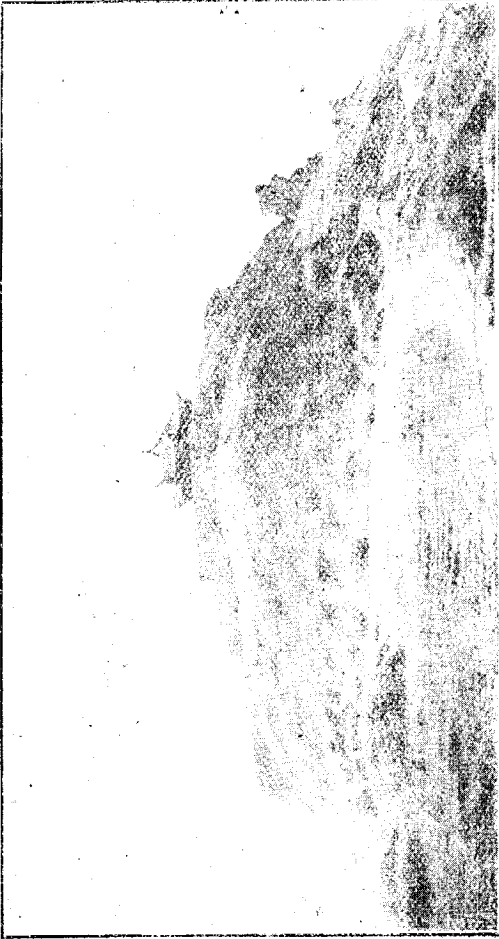
自從早上到晚間，山上的人總是很多。我在窗中瞭望的時候，屢次想也登上這個山巔，去看看究竟在鬧的什麼把戲。但是天氣奇熱，要穿着大衫去登山，在強烈的日光下有意去晒出一身汗來，似乎太不值得，終於沒有去。

但是我心上總懷着一個疑問，爲什麼今天端午節，人家都要登上龍山去。可惜熟悉越州掌故的金老伯到上海去討生活了，不然倒可問他個底細。

心裏懷有個疑問而無從解答時，總是不暢快。我時時仰起頭來望那山上的人，彷彿想從這擾攘的人羣裏找出答案來。

終於機會來了，當我走到世穎底房間裏的時候，世穎底一個小徒弟華大來了。我知道他是本地人，便問他道：『華大，今天爲什麼人家都要登上龍山去，你曉得那個底細嗎？』

這位華大說起話來本有點疙疸，如今我問他，因爲要緊答話，尤其模糊了。我提起精神仔細聽，却仍聽得不大清楚，請他再講一遍。呀！原來在端午節底一天，越州底龍山上有



山 龍



作 鳴 應 榮

一棒頗有意味的傳說。我現在把華大所講的話，一點不加修飾地寫出來。

據說在好久以前的時候，有許多沒有做官的韃子，不會經商，也不會做工，弄得衣飯無着。那一班做官的韃子們便發出一個號令來，每五個人家養活一個韃子。百姓們自然不服，忿怒異常。到後來，百姓約定了一個毀滅韃子的方法了。一天，家中的男女青年都慌張地從大門裏走出走進，探望什麼似的。中午的時候，忽然城中有人焚起煙火來。頓時間一片吶喊，聲震屋瓦。這時，青年們手中都拿着刀子，嘴裏喊着『殺！殺！』雪亮的刀子都砍到韃子底頸項裏，韃子底頸立刻滾在地下。這一殺，倒霉的韃子們個個都被殺死了。豈知

吸人血的蠶子死了還要吸人底血。他們死了都變了蚊蟲，一隊隊，一羣羣，滿個越州城都是蚊子了，飛來飛去地聚集到人身上來吸血。人們沒有法想都逃到龍山上，避去那吸血的蚊禍。那一天正是端午節，天氣大熱，人們上山去都是一絲不掛，彷彿是蜒蚰一般，到了現在，端午節底一天，大家都要上龍山一次，登山的人叫做『蜒蚰螺』。

華大講述的話究竟對不對，我不去管它了，卽就他所說的不是已經很有意味的一椿傳說嗎？

十五

深夜胡笳

世穎

一聲聲的胡笳，在這碧天朗月的深夜裏，送入空院躑躅的我底耳鼓中來，哪能不引起我底傷感呢！隔街新近駐紮一支軍隊，胡笳底聲調，便從那里傳來。早晚總有這樣一次，然而可紀念，却輪不着早上的一次，而是晚上的。

當胡笳奏第一聲時，我們這兒幾個人，甚至貓狗，都覺得別緻或驚異。現在他們是聽慣了，這深夜的笳聲，正如家常便飯一樣，雖不嫌惡，却也并不歡迎了；深夜中幾隻家犬，也不豎起了耳朵，圈起了尾巴，朝着笳聲來處猜猜了。祇有我，似乎有些受感動，心湖中每吹起或大或小的波瀾來——尤其是當我在空院月下躑躅的時候。

這笳聲委實是雄勁豪邁的，可是骨子裏却帶着不少淒涼悲憤。想那軍隊裏奏着胡

筍的號子手，不氣概，『不可一世』時，何嘗不是志吞江湖，想做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；然而想到『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』的時候，也畢竟要對景唏噓，說一聲『醉臥沙場君莫笑』吧！這雄勁豪邁的筍聲裏，帶點淒涼悲憤的韻味，大概也非無因。

我聽胡筍心動的時候，便是隔巷的軍士們做了一天底工作預備休息的時候，他們在冷冰冰的枕上，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隊伍裏，各人想各人底心事，便是無心的人，也會有起心事來呵！

他們是不幸了，我又何嘗幸呢？不幸是一般的。異鄉作客，東西飄泊，又何嘗有兩樣呢？所不同的，他們靠着過活的是刀，我靠着過活的是公司裏記賬的禿筆罷了。

被筍聲捲帶了去的我底一顆心，有時會飄到故里的慈母底懷裏，有時會飛到故人的底肘子底下，更有會流到未來的空間時間裏去盤桓一下，我嫌惡筍聲，同時我又不能不感謝筍聲！

我底故里在何處呵！我想故里，故里却不在我底眼前。「千里共嬋娟」月呵，你總算

是大公無私！那裏有月，這裏也有月。不過正因為你這般至公，人世間愈感得有缺陷了，母親獨自在那裏，今夜月色當頭，伊腦門裏溜過一般涼氣來，必定心想着伊底兒子，應該自己會知道添上一件衣衫在身上吧！

既然髮首，又何必離別，交朋友亦太無謂了。相逢何必曾相識，現在徒然要我用了不少的心思來想你們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了。

人生是可憐，明天底事，尙且蒙在鼓裏，還說明天以後！大約總脫不了別離吧！過一世人，別離底痛苦也跟你了一世，人生何苦來。算了吧，想它作甚？母親如果知道我在月下聽胡茄，伊必定打着高着嗓子，婉轉而帶怒地說：『兒呀！歸來，月下有什麼好玩，別又受了寒，害得人要死！』我似乎不該多想了，看看四週底景物，那個可以把我底空想打斷，可是竟找不出什麼來。撲面的龍山，鐵板着面孔，隱在月光裏，更森嚴得可怕了。

還是回到房裏去好呵！

十六

我們快活

蔚南

愛好小孩子或者是人人底天性。我每看見活潑的小孩在街上跳躍着走的時候，或者在遊戲的時候，心上便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。

去年底秋天，我很幸運，天天得見許多男女的孩子。因為我去年是住在龍山麓下的分公司裏的，分公司底間壁就是一所小學校。從我住房底東窗望下去便是小學校底操場，從南窗下望便可看見小學校底教室。

每天早上小孩子到了，靜寂的艸場中頓時充滿了快活的跑跳聲，清脆的笑語聲。我常倚在窗檻上瞭望着這小人兒底國土。

一個滑梯，一個西少(SOFTBALL)，在佢們休息的時候，是佢們最歡喜的遊戲了。一個小

孩兒坐在西少底一端，另來了兩三個小孩，將另一端扳下來，按住在地上，坐了一個小孩，然後放手。那坐在西少兩端的兩孩便一升一降地動了，玩了三四分鐘，便又換了兩個小孩去坐，西少旁邊的滑梯上，也一個復一個接連着從梯頂上滑下地上來。

許多的小孩裏，有幾個更令人愛好的：一個大約五歲左右的女孩，有滾圓的臉頰，小圓的眼睛，很自然地罩在頭上的頭髮不過長也不過短，穿着方格子底紅衣褲。伊常伴着另一個較大的女孩和一個男孩——都是很美麗的——在樓下課室旁邊的走廊裏的地上拍球——坐在地上拍球，白嫩的小腿全露在外面，佢們看見我在觀看，時時回過頭來仰望，仰望的一雙黑眼睛裏發出一縷靈光和一種和平的喜悅的微笑，令我也不得不微笑了。

鈴聲一響，叫子一鳴，這許多四散在各方的小孩頓時齊集在一起，跟着二位風姿綽約的女教師到教室裏去了。

這時一片噹噹的快活的歌聲便從教室裏飛散出來了，一聲聲很清楚地傳到我底

耳內，每天早上我總聽到這片歌聲，到後來，連我也會唱了。

佢們唱道：

『我們早晨早起，

我們心裏快活！

我們做事不錯，

我們心裏快活！

我們身上清潔，

我們心裏快活！

我們說話老實，

我們心裏快活！

心裏快活真快活！』

雖每日聽着這同樣的歌詞，却並沒有覺得一點無聊，反而一聽到佢們唱着：『我們

快活！我們快活！我嘴裏也自然地輕輕漏出一聲『我們快活』，心上也真實地感到一點快活。但是如今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聽到這快活的歌聲了。

十七

香鑪峯上鳥瞰

蔣南

我們公司裏的經理先生袁老板自從春間到了越州以來，三個月工夫裏，越州底名勝幾乎都被他游盡了。但是還有一處凡到越州來的人都要去一次的地方，他却還沒有到過。就是那有名的會稽山中的香鑪峯，他已幾次想去，但沒有機會。曾經去游覽過的華先生故意對他說：「山峯怎樣奇峭，風景怎樣美麗，吃飯的時候他要問人家肯不肯伴他去游一次，那位華先生便要插嘴說：『香鑪峯底風景真好，真真好！非去遊一次不可！』袁老板想去遊覽的心自然更加熱烈，可是總沒有人伴他去。上星期三吃早飯的時候，他又說要到香鑪峯去，仍沒有人和他作伴。恰巧這天我把應辦的事務辦好了，我便對他說同他去。我們決定要去之後，自然而然有人要來加入了，加入的人就是那位挑逗袁老板的華

先生。

香鑪峯委實很壯麗，昨年秋季我已去過三次了，若然風景不好，我也不肯幾次去勞力了。我還記得第一次去遊的情景，我和同遊的人走下山腳之後，遇見一條泉水的時候，我們因為走的腳太熱了，大家都脫去了襪子到泉水裏去洗足。汗出過多的腳一浸到冷冽的泉水裏，比吃冰其淋還要爽快百倍，至今我仍想着那條泉水呢。第二次去的時候，大家乘着上山轎，就是祇有二支粗竹，一塊小方板的轎子，有山的地方大抵都有這種轎子的。但是我底朋友却初次看見，定要把這種轎子攝一葉小影，可惜拍了回來洗不出。另一張攝取個香鑪峯的，到清清楚楚，香鑪峯真個像只香鑪，方方的一塊岩石突出在尖峭的山峯上，誰都首肯說這是名副其實的。登山的路大抵有好幾條，有的是大道，有的是羊腸，有的是險峻的，有的是比較平坦的，香鑪峯上的路當然也是如此的。這次我們和袁老板去走的，是山後西北面的一條小路。起初雖然在荆棘叢中走，但路還平，到後來路漸漸地高了，走到一條大路上了。路上雖然沒有荆棘，但也沒有樹木，太陽毫不留情地直晒在我



却 但 女 士 作

們身上。我稍稍有些乏力，但不十分苦。袁老板的又長又大的身軀却受累了。平日間，人家看見他的身子好壯健，威風凜凜的，如今登山却不及我們小身體底敏捷了，他總跟在我們後面，離開十幾丈遠幸而已。走上一半路，已到了山腰裏的中天竺了，大家便坐下來休息。華先生忙着把草帽來打扇；他看見一尊菩薩面前的一方匾上寫着『上有青天』，他便說道：『不對！不對！上有屋頂，哪裏是青天！』說了這一句話後，倒不作聲了。過了十幾分鐘，我們再走上去，走到一處，見有二方岩石橫堵在路上，中間的一條通路，祇容一個人底身體進出。在這二方岩石下撐着許多的小樹枝，他們不知道撐着這種小樹枝的道理，我早來越州十幾個月却已知道其中的意義了。原來老太太們年紀老了，背脊時要酸痛，據說若將樹枝去撐在那二方岩石下便可免除背痛。華先生聽了我底話，便說道：『彎下身子去撐樹枝，老骨頭「格」的一響，那麼真要背脊痛了，這真是叫做「要好勿好」了。』他彷彿經驗過的一般。

走到瘦牛背底地方，山路真是很危險，『一失足』便要『成千古恨』的，好得兩旁

都有鐵闌干，走時膽就壯了。華先生將他底手杖向闌干上一擊，清脆的聲音要延長到五六秒鐘。

終於登上山巔了。山巔上的廟宇是南天竺，據說唐朝時候就有了的。香案上排列着十多個籤筒，華先生對觀世音娘娘鞠了一個大躬，便向籤筒抽出一枝籤來。他求籤的玩意兒是老弄了。今年爲是要到越州來，經過杭州的時候，他到月下老人底廟裏去求了一枝籤，籤經上說道：『兩世一身，影單形隻。』好可憐！幸而他已娶妻三四年了。這番他在觀世音娘娘前求籤大抵是爲求子吧。他抽出了籤之後，却不去對籤經，或許他恐怕觀世音娘娘底說話類似月下老人底說話嗎？

在香鑪峯頂瞭望四周底風景畢竟不差，四周底青山如波濤一般地起伏，山下的紅色廟宇在萬綠叢中更覺非常鮮豔。縱橫的田畝碧綠的一方一方接連着，齊整的比圖案畫還要好幾倍。煩囂的市聲一點也聽不到了，祇有樹葉底低語聲，枝頭小鳥底歌唱聲，村犬底遙吠聲。這種種聲響多麼自然，多麼感人！

回頭望，城中的塔山那邊，龍山上的望海亭那邊，密重重的房屋擠在一起，煙塵繚繞，有如包在濃霧裏；這兒山峯上有清朗的天空，有熱力無量的太陽，有令人爽利的輕風，兩地相較，那城市真是『狹的籠』了。

袁老板背倚在岩石上，時而遙望四周，時而俯視千尺下的蜿蜒的小路，他也不勝讚美這山峯底峭拔了。

下山時，我們是從東北的一條砌成階級的路下去的。這條路上清涼的多，太陽被左方底山遮去了，而且路旁有茂盛的竹林。蜻蜓粉蝶不時在我們面前飛舞，濃郁的花香四處飄散着，小鳥底囀聲，清脆宛轉，上山時勞頓了的兩條腿，此刻輕捷的多了。

十八

永興王和大禹

蔣南

我們從香鑪峯下來，看見路旁常有肥白的黃心底花朵，如白玫瑰花一般的。我心上想，假使這種白花栽培在庭院裏，不知又要博得多少青年男女底愛好了：漂亮的姑娘們或者要摘取一朵插在衣襟上當裝飾，詩才橫溢的青年男子或者要做幾首香豔的詩詞來歌詠它，甚而或者要把它象徵自己底戀人，用着『愛人呀！純白的愛人呀！』的調子來寄托相思呢。不幸這花朵生長在田野間，路旁邊，遇見的都是粗魯的農夫農婦，沒有被人賞識愛惜；但我一轉念間，覺得這花朵還是野生的幸福，既不受園丁底拘束，又免了人家來攀折，所以能夠生長得這樣肥胖，這樣白嫩。

在我這樣思維的中間，不知不覺已走到一座大廟前了。這座廟宇就是我們在香鑪



陵 門

峯頂望見的，廟前一方石碑上的二個紅色字『南鎮』，已清清楚楚呈在眼前了。

一踏進廟門就看見一塊大石碑，碑上鐫着『秀帶巖壑』四個大字，原來是所謂乾隆底『御筆』。廟內屋宇甚多，高大而且嶄新的，正殿供奉着南鎮之神永興王像，像之左右各立四像，除居首的各執金瓜外，其餘六個均執朝笏。正殿後復有永興王后殿等。殿旁邊廂頗長，在廟前廊下行走時，大衆聞着一股焙茶的香味，原來有二個茶工在邊廂裏製茶。

自南鎮更向北行，就到大禹陵了。

當我們走到禹廟左近，看見三四個年青的姑娘正在採茶，很忙碌似的，我猝然想起採茶詞裏的一首詩了：『茶品由來苦勝甜，箇中滋味兩般兼；不知却爲誰甜苦，搯破儂家玉指尖。』這幾位採茶的姑娘不知想不到這個甜苦底問題；如果伊們想到這個問題，我一定要對伊們說：正因爲『不知却爲誰甜苦，搯破儂家玉指尖』，纔不負勞工神聖之美名，纔有勞工底興趣呀。哈哈！我自己不禁失笑了，曾經讀了幾本破書，居然也染上書獃



高廟

子的氣味了。

真令人惋惜，禹廟已漸漸坍塌了！大門對面的牆壁已坍去了一角，門前豎立佹佹碑的亭子倒還沒有毀壞。走進廟門便是一個很大的石板鋪的院子，但是石縫裏的草長得很高了。院子裏有三四頭白色小山羊在走來走去吃草。再進去，便到第二個院子了。這個院子裏雜草長的更野了，中有古柏十七株。院子對面的平壇前有階梯三座，中間的階梯有石級三十餘，頗有皇宮底莊嚴氣象。壇後就是供奉大禹的正殿了。禹像高丈餘，泥身後半被屋頂上漏下來的雨水濯去了。像左右各有五像，居首的執金瓜，其餘的執朝板，一如南鎮所見，不過多了兩個罷了。殿上頗污穢，棟樑間的蝙蝠，啾啾作聲，時刻不息。地上盡是蝙蝠遺矢，蒸發出一種異樣的臭味來。殿左有窆石亭，亭中立窆石，石旁立二碑，其一鐫『禹穴』二字，另一塊刻『石紐』，均壁窠大字。所謂窆石者，高約五六尺，形狀絕如一顆大砲彈，尖端有一孔如碗大，中間已斷，砌以泥沙。越州婦女每至此亭時，常以石子遙投窆石上的小孔，據說中則生男，不中則生女。此種風俗不知怎樣產生的，如果探討出一個理由

來，想必很有趣味的。

半天底好時光消磨盡了，兩條腿也有點乏力了，趁着斜陽未墮，在溫軟的晚風中，緩步回去了。

十九 放生日的東湖

世 穎

這是第三次遊東湖了。我初到越州，第一遭去訪問的山水是東湖，中間又去過一次，那天——東湖放生的那天，我又去了一次。三次中間，這一次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象；不過是適逢盛會，冷落的崖壁之下，平空添了一大羣一大羣仕女底足跡，清碧的池水裏，倒映了幾許釵光鬢影以及漁夫俗客底影子罷了。

東湖離城不過十幾里路，舟楫可通。當初湖址都是石山，經石工一番開鑿，幾年以後，巍峨的石山，一落千丈，變成很深的地窖了。後來有人把此石山外的水，放往深窖中去，東湖便這樣造成。前清有一位姓陶的，在那裏經營田舍，從事耆理，居然另是一幅天地了。

石工剝鑿的痕跡，幾十年以後的現在，還是顯露在我們底眼前。幾十丈高的峭壁，石

角嶢嶢，除了石縫中有這麼一兩株野花，其餘一片都是黝青的顏色。立在湖底堤岸上，仰頭瞭望，那巖巔盡處，上面覆上一層青黃的小草，大概又是別一世界了。上面祇有一株蒼梧，昂首向青天，睥睨了一切，人工底灌溉，蒼梧是不用的；人又何必夢想去灌溉它呢，祇有它纔會生在那峻險的巖頂上呵！巖上大概還有人煙，我們看去，常有侏儒般的女人在那兒耕種。居高臨下，伊們是多麼競賽呀！

我和一般朋友——男的女的都有，在今天來，并不知道是放生的日子，我們滿望着在幽篁深處清談一下，可是今天底東湖隨處都是紅男綠女底足印了。我們懷喪之餘，大家都說着不快。我尤其會不樂意起來，因為南方濕重，我底足疾，發了三個月，老是不好，今天興致特別好，鐵拐李般蹣了腳來，反弄了個滿腔沒趣，對我底腳開玩笑也太利害了。

三十幾個人，三三五五，各自跑向愛跑的地方去。我也撐着手杖和幾位朋友前去。陸女士主張到湖中去蕩漾，我們都附議，可是找不到艇。東湖底水面，今天假依一番，看來是無望的了。



湖 東

少年人總是這樣：遇到了失望，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。伊們到了此地，失望了，下艇流連的觀念，又失望了。但伊們還不斷地向前，要在塵囂中找出乾淨土來。我底腳雖然有些艱強，却又不肯在伊們面前顯出頹唐的志氣來，它也就祇好跟着我底心走了。

我們終至於沒有找出合我們心意的地方來！還是在人叢裏混混罷。

這種放生，真是笑話。漁人網羅了無數的田螺，無數的魚蝦，堆滿了一船，沿路兜售給放生的遊客，被放的田螺魚蝦，這天白白被太陽晒了一天，做了一天任人播弄的玩物，便宜了漁夫，今宵可以陶醉了，受苦的還是田螺魚蝦。

一大筐底千年龜，人們一只只拋向湖心去。龍鍾的軀體，究竟不活靈，我在岸旁，順手到湖中便撿到一只。伊們都說是放生的，不應該捉。其實，我捉的不過一只，漁夫們一筐筐地捉，還有人買了去呢，弄來弄去，總是便宜了漁夫。

我們一早解纜，過午有些餓了，到東湖附近裘女士家裏去吃飯。飯後坐談一回，便回城了。歸途和去途，人物風景都依然，興味却是兩樣的。去的時候，遠山平水，着着入勝，胸襟

也就跟着步步開拓，點水的燕子，容與的雙鳧，撲面來迎逐我們；歸途呢，同是一座山，山也會變了灰色，同是一片水，水也會皺得人心兒不安，幾隻燕子，幾對水鳧，似乎『爾爲爾，我爲我』，對我漠不相關了。等不到黃昏，頹廢的城樓已擋在眼前，一股俗氣逼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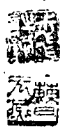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 歸也

世穎

歸也

在慈母底懷裏做夢去

吳苑級秋曹元燕書



三個月前便是這般想：

『歸也，

在慈母底懷裏，

一頁頁重翻過去的偎抱與溫存。』

不上十天，大約可以如願了。此番歸去，也許龍山之夢是不能永續了，這倒是個極難解決的問題。不管它罷，總算筆端上還着些痕跡！

龍山底一切，可愛是不必說；龍山以外的越州，可愛也不必說；便是人，可愛的也儘多呵！自然，代表社會的人物，在越州，本來找不出一兩個好的。但是，除了越州以外的地方，又有幾個好的代表社會的人物呢！這種都是在想像中的，我們何必受那些不值得受開氣！越州的一般人，至少是我所時常接觸的那的一般人，在我看來，都是樸誠的居多，這是我敢如此說的。

在我，歸途底快樂底想像，心中委實要放出燦爛的鮮葩來，可是臨別時朋友們一番依依的情感，歸途中至少也是一件隨身的行李吧！

等我一個人自己難受一點，別讓人家知道了也難受起來，這倒也好！可是實際上不是如此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底歸計早被佯們看破；整理行囊，清算賬目，更是件不能掩人的事實了。

月光

徐蔚如作詞
梅岑長作曲

Andantino

搖盪的水面 把那 圓月的明 月
 打成 無數的 銀 針
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
 一刺一刺地 觸動了 我的心 琴

我有什麼可愛呢？我覺得，除了母親是天然愛我的以外，其餘的都不應當來愛我！然而我竟會受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情。人家儘管不來睬我，我假若對他表同情時，我便有權利去愛他。我愛他時，我底心便感受了愉快。但是人家對我有感情，這一種隆重的禮物，叫我怎樣領受呢！領受了以後，歉仄底根苗，便生在這個愉快裏。結果的收穫，一定是心緒上起了不安。這幾天來，心緒上起了多少不安，大半是人們太愛我了的結果吧！

聚首時想不到別離，這總算是造物底好生之德，賜給我們這點暫時的慰安。到了別離，造物也幫不來忙了。平常不值得注意的朋友底東西，一到別後，件件

是驚心的。我總希望朋友底東西，以後不會到我底眼簾裏來，然而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這裏是別離，故里便是歡敘。離不了世界，也就離不了別離。說也徒然！去罷！在母親底
慈懷裏，做夢去！

民國十五年十月付印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發行

版 權 所 有

文學週報
龍山夢痕

實價大洋四角
(外埠匯酌費加)

著 者 徐 南
出 版 者 王 蔚
發 行 者 文 學 週 報 社
印 刷 者 友 文 印 刷 所

發 行 所
上海寶山路
寶山里六十號
開明書店